



赤女傳奇

崔洪昌 王岳軍 著

花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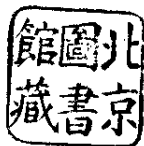
87
I247.5
2006
3

赤女传奇

崔洪昌 王岳军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石家庄



B 317466

赤女传奇

崔洪昌 王岳军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2.5 印张：插页 269,000 字 印数：1—11,000 1986年7月第1版

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239 定价：1.65 元

献给：

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妇女独
立团全体革命先烈暨其幸存的前辈
们！

第一章

1

一张惊恐未定的鹅蛋型的脸蛋儿，悄悄地从那棵粗大的黄桷树身后探了出来，那双机警而又充满疑虑的大眼睛，闪电般地一轮：郁郁葱葱的山峰，犹如那赵家大院丛丛环绕池塘的令箭荷花，青峰直立地刺向穹苍；那蜿蜒而来、屈曲而去的南江，饱饮着大巴山的泉水、雪汁，欢快地奔涌而去；身后的林海，和着山风，发出沉睡般幽深的鼾声。旷野的寂静，令人陶醉，也令人心颤。当她环顾四周，确信没有“狩猎”人的时候，便将垂在胸前的独根发辫向身后一甩，又将手中紧握着的那柄三尺长的板斧，往腰间一插，便一蹿一蹦地跳到江边，象头久履沙漠偶得绿洲沼泽的骆驼，一头扎下去，美美地喝将起来。

“咕咚、咕咚……”好一气美饮！她抬起头，站起身来，用手臂抹了把嘴巴，满足地舒了口长气，啊！多么香甜的南江水呀！她来世十七个春秋，却从不知道巴山水是这样的甜美；她环顾四方，天是蓝蓝的，山是青青的，水是绿绿的，哎呀呀，她第一次发现，原来她的家乡竟是这般的秀

丽，壮美！

哦哦，秀丽壮美的慈母啊！自古你用自己的乳汁，孕育了多少炎黄子孙，哺育了多少大巴山的儿女！可是，今天您为什么竟变得如此吝啬，连面前这个孱弱的少女，都舍不得施一条生活之路了呢？

昨夜晚，她从县太爷赵登轩的大宅院里逃出来，一股劲地朝大山里跑。跑向何方？不晓得；跑出多少里路啦？不晓得。她从夜里跑到天亮，又从天亮跑到日当午，还在马不停蹄。她晓得，如果被赵家捉回去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而她，宁可饿死在山里喂虎狼，也绝不向赵家躬一下腰，点一点头，或者谦卑地“嗯”一声。绝不！

五月的大巴山，遍山漫岭杜鹃红。她转身向河岸坡地走来，那里有一簇杜鹃，那密集的花朵正象火一般怒放着。她疲惫地来到杜鹃丛下，依坡仰面躺下来。多好的红杜鹃呀！她总是这般生机勃勃，青春洋溢，给人以力量，给人以希望。

她从小就酷爱红杜鹃。为了保住陈家这棵苗苗，以防落入赵家虎口，外公从女儿怀里接过不到半岁的她，又背上三岁多的小孙子，便躲进深山老林里的猴子岩。每到春夏之交，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便怒放开来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红得似火，白得如雪，黄得胜金，紫得赛罗兰……真是五彩缤纷，光怪陆离。听外公说，大巴山里的杜鹃花呀，那花色品种在百样以上。可她最喜欢的却是红杜鹃。有一次，她和表哥地娃在坡地上练打飞石，不小心打到一丛红杜鹃花上，花瓣儿落了一地，她跑过去，手捧着落花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

地娃表哥觉得好笑，揶揄道：“真是个女孩儿家！屁事还不懂，就喜欢上花呀、草的！这多的山，这多的红杜鹃，打落几叶花瓣，掉的哪家子泪嘛！”

她呢，自然不会受这种抢白，小辫儿一甩，头一歪，嘴儿一撇，翻了下白眼，鸡咬架似地冲着表哥打机关枪：“就喜欢、就喜欢、就喜欢……”说罢，跑去找外公，她说她不要“幺妹”这个名字了，说是要叫“红女”！红，就是红杜鹃的红，长大了，她要象那漫山的红杜鹃一样，不怕风吹，不怕雨打，不怕日晒，也不怕豺狼虎豹，年年开得红似火，气死那些有钱、有田、有山的富人，也气死赵家那伙龟儿、龟孙子！

外公听了笑弯了腰。眼跟前这一孙一女，都是他的掌上珠，他从不随便违拗孩子的心意。外公捻着山羊胡子，仰天想了一阵，说：

“嗯，想的好呀，娃子！只是，‘红女’有点儿俗了。红为赤，赤是红，我看呀，你干脆就叫‘赤女’吧！”

“要得，要得，要得！”她高兴地拍着巴掌跳着高：“表哥、表哥！我叫赤女，哎——！赤女、赤女，看你喊不喊！”

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，可它就象发生在昨天。然而现在，那温暖、美妙的往事，只能做为梦幻保存在她的记忆里。现在的她——赤女，已成了一个为要做人而不得不抗争在逃的孤女了！

风吹杜鹃飒飒飒，朵朵红花抖动着，是在跳跃？是在欢笑？为了她获得自由？自己真的自由了吗？她伸展了下四肢，一种少有的轻松感那样令她激动。她确实是自由的了，

起码是现在！在她被掠进赵家大院的近六年里，她还是第一次这样无拘无束、自由支配自己，支配自己的躯体，支配自己的神经，支配自己的意志。

“咕噜噜噜……”

是什么响动？她机警地一下坐了起来，右手不由抓住了斧柄，环视四周，蓝天、青山、绿水，一切如常，静谧而清爽。

“咕噜噜噜……”

这次她听清了，忍不住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原来是饥肠在叫苦。她这才想起来，跑了一夜又半天的路，还没有吃一口东西哩！可在这深山老林里，一无住家，二无行人，到哪儿去找吃的？唉！是了、是了，也只好这般如此了！她出得花丛来，就地拾起了两颗石子，向四方寻视。她自幼跟随外公和小表哥狩猎，练就一手好飞石，不管是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只要在她的有效投掷距离之内，那便如囊中取物。

看，在不远的河沿上，傍水漫步着一对斑鸠，她心里不由一阵高兴，烧只斑鸠吃倒也是大开胃口的。山上有的是干柴枯叶，至于火种嘛，那更是手到即来，只要从衣服上扯块布条，用两块石头一搓，便会生烟起火。当年她和表哥地娃在猴子岩，可没有少生这种野火。可是，她举起手，飞石却没有打出去，她贪婪地望着那对亲昵相伴的斑鸠，咽了口唾沫，把胳膊轻轻落了下来。是哩！她可以为充饥而美餐其一，可剩下的另一只怎么办呢？让它孤独地在密林中生活？不不不，不能啊，她宁可饿肚子，也绝不伤生！

她丢下了石子。那对斑鸠被惊动了，扑楞楞拍着翅膀一前一后地飞走了，跟得那么紧！赤女目送斑鸠，突然，她的

双眉一抖，两眼放出了惊喜的光来——在那对斑鸠飞去的、高高的山坡上，有一间木板屋，一缕炊烟正在袅袅上升！

“对，到那里讨口东西吃去！”她掸了掸身上的泥土，急疾向山上走去。

这是幢坐北朝南的木板屋，屋门虚掩着，门前是一块平坝，屋的这头，开着一孔小窗户，不知里面住着什么人。

赤女爬上山来，轻手轻脚地走到小窗跟前，踮趾向里窥视：屋里空间并不宽敞，靠小窗这边，是一张草铺，上面铺着破了边的草席和一张虎皮；靠屋门那边的墙上，吊着各种各样的兽皮和飞禽之类的猎物。不用问，这也是个以狩猎为生的人家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未见主人，便从心底里滋生出了一丝亲切感。屋门口的这边，是锅灶，锅里正“咕嘟，咕嘟”地煮着什么，灶里的木柴燃得劈劈剥剥作响，但屋里却不见人影。股股沁人心脾的香气——什么香？啊！是肉香——不时由窗口扑鼻而来，她禁不住咽了口唾沫，抹了把嘴。她正要转身去那边门口，不料背后突然有只大手抓住了她的衣领，并发出了粗犷浑厚的吼声：

“哈哈！这是哪里来的贼娃子？！想偷老子的东西不是？这回看你往哪里跑！”

赤女急回头，见是一个横眉怒目，头包黑帕子的红脸汉子，她不禁大吃一惊。她想挣脱，可那汉子的手劲蛮大，没挣脱不说，只见那汉子又伸过另一只手来捉她。她急了，忙用力一推一挣，只听“哧啦”一声响，她人倒是挣脱了，可身上穿的那件蓝底白花袄却被撕成了两半儿：汉子手中攥着整条领子。这件花衣裳是昨夜逃出赵家大院时，荷花妹子从身上脱下来送给她的。赤女此时顾不得许多了，她一步蹿出

了丈八远，又一纵身跳上院坝中央的一块巨石上，回手从腰里抽出那柄板斧，握在手中，居高临下地怒视着那走向前来的汉子：

“站住！不准你再靠近我！”

那汉子起初见扯坏了她的衣裳，先是一惊，现在听她如此说话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你这女子，有话就好生说嘛，斧头又没长嘴巴，拿出它来做啥子？我没得咋样你，你反倒撒起蛮来了！要是讲动武嘛，慢说你个弱女子，就是它——”汉子说着，走到一个象石碾般大小的青石跟前，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搓了搓手，两手抓住两端，“嘿——！”他一声吼竟把石碾举过了头，朝前走了几步，用力一推，将大石扔出了五、六尺远。而他呢，面不改色气不喘，转身冲她一叉腰，接着刚才的话说：“哼！我是从来不会吓唬人的！”

赤女暗暗赞叹汉子的气力，但她并不佩服这种显威摄人的做法。青年人，无论男女，大都有股子逞强好胜的倔犟劲儿，尤其是在异性面前。她自幼跟外公、表哥狩猎，练得一手好枪法，打得一招飞石绝技。只是她被掠进赵家大院之后，便再没有锤炼本事的天地了，最多只在晚上回到栖身的草棚屋里，对壁击上几石。功夫虽有些荒疏，不过今天她还是不想叫汉子在自己面前逞强，免得他胡思乱想的蛮干！她轻蔑地笑了一下，跳下巨石，就地抓起了三颗小石子，扫了一眼，见七、八丈外的木屋墙壁上，倒吊着三只象刚打来的山鸡，她手一扬，“嗖、嗖、嗖！”三颗石子不见飞出，但颗颗却都正中倒吊的鸡头。之后，她也把腰一叉，回敬对方道：

“力大是狗熊！我可不会仗恃力大欺侮人。”

那汉子见这女子竟有如此高招，心里着实高兴，若是能把她留下来，两人一块儿打猎谋生，该有多好！可听了她后边的话，他禁不住冒起了火：

“你这女子！哪个出口伤人？哪个欺侮你了？”

“你喂！”赤女回道：“别个是过路的，肚里饿得慌，想讨口东西吃，你不给就算，干啥子动手动脚的？”

“过路？”汉子又上下打量了赤女一番，只见她衣着几乎破不遮体了，心中不由产生一种怜悯感。不过他还是说：“这里前无村，后无店，是个虎狼出没的地方，你过的哪家子路哩？”

“这你就莫管了！”赤女瞪了汉子一眼，怕同他纠缠过久，暴露了底细，便急忙转身要走，不料汉子又喊住了她：

“哎哎哎！你莫慌走嘛！你不是说要东西吃吗？算你有口福，我今个头午才打来一只獐子，锅里煮熟了，吃了再说。姑娘，这荒山野岭，一时半晌你是走不出去的。”

赤女止步转过身来，看了汉子一眼：“你要是真有心行善，不管是啥，就随便给我拿出点来吧。”

那汉子不只看她是个穷家女子，更喜欢她这种刚强性子。也许他一个人在这山野里过得太孤单寂寞了吧？所以今天才额外的想挽留她，可没想到两人一照面就崩了，而且人家连屋都不肯进。他忽然象想起了什么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穿着，又摸了摸头上的帕子，禁不住又哈哈大笑起来。笑罢，却以男性罕有的温存，说：

“姑娘！你多心了。我可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子的人。快进屋吧，我还有话要对你讲哩！”

赤女见汉子不象使坏心的人，她似乎还隐约的觉得，这个人，在粗犷豪放里，潜藏着一种令人难以觉察的那个——什么哩？她一时也说不上来，象是她们女性才特有的什么吧？她想，进去就进去，尽管他力大如牛，我多加点小心就是了。于是她点了点头：

“那就谢谢你啦。”

“都是山野穷人，客气啥子？请吧！”

他请客人头前进屋，又见她有点迟疑，便含笑摇了摇头，自己先走进屋去。赤女随后迈进门槛，见靠门口的灶台旁边有个木墩，她就坐在了那木墩上，把板斧放在身旁。

那汉子本想请她到里面床上坐的，一看这情景，不禁又是一阵大笑，说：

“姑娘！看来你对我还是放心不下哩！心里不踏实，吃也吃不香的，那，就先让我把实底儿亮给你看吧！”

他说着，把头上的帕子一把扯下来，头一摆，“扑楞楞”，一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垂将下来。他把辫子拉到胸前：

“你看，姑娘！”

赤女乜了辫子一眼，又把目光转到他的脸上。一根辫子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赵登轩那个老龟儿，不是也蓄着这么根大辫子吗？

那汉子用手把辫子向後一甩（这一甩的动作，同刚才他在外举石头，可是具有另一番韵味的哩），便动手脱下了外面的黑布袄裤，而他里面竟然是穿着一身红、白花格子土布内衣！

赤女诧异地上下打量着对方，心中暗自思量：他这是在于什么？是想说明他是……不不不，不会的，在兵匪四起的

年代，在这深山老林里，他，如果真的是她，一个比自己大不许多的她，如此这般，独自生活，可能吗？不，不不，她不能轻信一个陌生人这样……

而这时的那个他，却已经“蹭蹭”地解开衣扣，两手将衣襟向两旁一扒，袒露出了一对虽不丰满，但确是女性的乳房。

“哈哈……”又是一阵粗犷的笑声，这笑声又哪有一点儿女人气？她（？）说：“姑娘！你看，我是和你一个样的——女人呀！”

“你……”赤女惊愕地凝望着对方，手按着灶台缓缓地站了起来。

主人见客人仍然将信将疑的样子，又哈哈一笑：“你还是怕我用男扮女装来骗你对吧？你信不过我，我可信得过你，因为我看得出，你背脊梁上也压着‘穷’字这个大磨盘。来，姑娘，你再来看——”她说，便动手解裤腰带。赤女一步扑上去，急按住主人的手，又忙帮她把衣襟掩起来，嗔怪道：

“哎呀！快别这样，让人看见呀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她又放怀大笑：“看见？谁看见？这里除了山林和走兽，就是你和我两个人了，怕什么！”

赤女问：“你为啥要女扮男装？你屋里头还有什么人？”

那女子把她按坐在灶边：“你先别急着问这些，我给你捞出獐子肉吃，呆会儿听我慢慢给你唠。”她用粗瓷大碗盛了满满一碗獐子肉送到赤女面前：“吃吧，这么一大锅，我正发愁没处打整哩！”

赤女早饿得前心贴着后脊梁了，便也不再客气，抓起一块就大啃大嚼起来。主人见客人吃得如此香甜，也甜蜜地笑

了。

“看来你还很嫩。”女主人望着正吃得津津有味的客人，说：“你今年——”

“满十七，吃十八的饭了。”

“看是不是！这么说，我该喊你妹子了。”

“那你——”

“我呀，老喽！比起你来，整整多吃了两年的虎豹肉！”

“那你就是我的姐了。”

“那敢情好。妹子，你叫啥名字来？”

“赤女。”

“哟！多响亮的名儿呀！咱俩的名儿，只差着一个字。”

“那你叫——”

“玉女！”

“啥子？”赤女停住咀嚼，好象没有听清，也没有听懂。

“玉、女——！”女主人有顿有挫的重复了一遍，又接着笑道：“你看我长得五大三粗，黑不溜秋的，跟这水灵灵的名儿对不上号是吧？这还是我在妈肚里的时候，我爸就给起好了的。爸对妈说：要是生个男娃儿，就叫‘金童’，要是生个女娃儿，就叫‘玉女’。穷苦人家，让孩子吃不饱饭，穿不暖衣，叫个好听的名字，总不至于纳捐上税吧？就这样，我这个假小子，便占了个脆生生、水灵灵的名儿——哎，你姓啥子哩？”

“陈。”

“哎哟！越说越近了。五百年前，咱们还是一家子哩！”

“那，你爸妈哩？”

玉女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都下世了，说来气死人！”

是的，十七年前，玉女的爸爸陈铁匠，同南江城有名的陈氏三兄弟，一块领导了震惊全川的抗捐暴动之后，一家三口便躲藏在这深山老林里来了。他们以打猎为生，倒也勉强能够活命。她十岁那年，不幸妈妈病逝。两年前，也是这个时候，爸爸背上猎物，进城去换食盐和布匹之类的用物，不料一去再没有回来。于是，玉女便女扮男装，背上猎枪下山寻父。可是找了许久，也没有找到。后来才听说，她爸进城被人认出，密告县府，叫赵登轩捉拿归案杀了头。玉女再次跑进南江城，可这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了，她连爸爸的尸首也没有见到。玉女揩干眼泪，手握猎枪，猫在城里，她要象当年陈怀民斧砍赵登轩那样，用猎枪结果这个恶贯满盈的独臂魔王，替父报仇！可她在城里等了三天三夜，也没有找到机会，只好愤然地回山来。从此，她便独自一人伴着荒山度日。不料，今天却迎来了赤女这位客人。

赤女听了，激动地一跃而起，上前抱住了玉女：“哎呀！你就是铁匠的女儿啊！”陈铁匠，和她崇拜的陈氏三兄弟一个样，都是反赵家的英雄啊！她回身抓起那柄板斧，激愤地说：

“玉女姐！你看，这，这就是当年陈怀民砍断赵登轩左胳膊的那只板斧！”

“啊？！”玉女惊讶而又激动地双手抓过板斧，闪着喜悦的泪花：“赤妹子！这斧头咋个落到你手头里来啦？你咋知道它是那把斧头？啊？哎呀我的妹子，你倒是快点说呀，急死我啦！”

赤女缓缓而郁沉地摇了摇头。说什么？怎么说？又从哪儿说起呢？

当赤女能够记事的时候，她的小嘴巴简直就变成了个无形而有声的吊钩，从早到晚，不知要吐出多少个问号：

“外公外公！你说山外有城，城里有富人，那城，是啥样子的？比猴子岩还大吗？富人也打狼吗？”

“外公外公！妈妈好久没来看我了，是不是看姐姐去啦？妈妈为啥不跟咱们住在一块？咱们为啥不住城里，也去当富人？”

“外公外公！爸爸为啥不来看我？妈妈为啥不带姐姐进山来玩？”

……

赤女妈每隔几个月甚至半年，才悄悄来到山里，同女儿亲热几天，然后又悄悄下山去了；她有个姐姐，比她大五岁，却从来还没见过面；至于爸爸呀，她的家庭呀，身世呀，在她刚刚形成记忆的脑海里，完全是一张白纸。然而外公，偏偏又不认真地回答她的问题，即使回答，也只是说：在山里住，不受赵家欺侮；妈妈在帮人家做工；姐姐在富人家当丫头；至于爸爸嘛——死了。仅此而已。

赤女自然对外公的回答是不满意的，于是把小嘴儿一撇：“你不愿告诉我，我还不问哩！”说得倒也坚决，可童心的好奇，又总是对未知的一切有着强烈的求知欲，因此，小赤女不仅问得更紧，而且，免不了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呢！比如：赵家是啥子人呀？他家为啥子富呀？富人为啥敢欺侮穷人呀等等。久而久之，她从外公那只言片语的回答中，也构

成了一幅自己的人间世事图。她知道了山外有座县城叫南江城，城里有个县太爷叫赵登轩，赵登轩有个外号叫“蝎子婆”的婆娘，这婆娘心狠、手辣、刁顽，她倚仗自己是大军阀田颂尧的堂姐，又把全县大权掌在手中……蝎子婆、蝎子婆，她在赤女这颗幼小的心灵里，便成了个比虎狼还要凶恶十倍的怪物。她的表哥地娃，若是有时拿她没办法，便说：“你再不听话，蝎子婆就要捉你来了！”赤女听了，顿时变得象只驯服的小绵羊。

可是，她万没有想到，在她刚满十一岁时的这年初夏，象做恶梦一般地被掠进了赵家大院，而且居然让她当了蝎子婆的侍女！她当然不知道，蝎子婆把她掠来的原因和用意；也更不会明白，蝎子婆为什么对她这样一个尚不十分懂事的小女孩，竟是那样的——简直象复仇般的——在精神和肉体上，给以残酷无情的折磨！

蝎子婆要小赤女承担起前一个大丫头所要做的一切活路：端尿盆、抬被窝、打洗脸水、端茶、送饭、捶腿、打背、洗脚、暖被窝……并且还要随叫随应，一声不应掌嘴，两声不应敲腿，三声不应嘛，那就打个皮开肉绽！蝎子婆有一根象鸡毛掸子把儿粗细的藤条，那是她专用来惩罚前一个大丫头的刑具，藤条早已成为赭色，那是死去的大丫头的血染成的。如今，它，每天都要象阵雨似的落在小赤女身上。

小赤女那双充满惊恐神情的眼睛，逐渐地变成了蕴蓄仇恨的深潭，变成了迸射着寒光的利剑！以至蝎子婆见了，都禁不住在心里打起寒战。不过，这就使蝎子婆那颗复仇的心，越发的歇斯底里了！

这一天，赤女妈看她来了。不仅妈妈无权进赵家大院，